

# 藏式纹样在北京建筑景观中的应用

孟祥彬,朱晓暉

(中国农业大学观赏园艺与园林系,北京 100193)

**摘要:**通过对北京藏式建筑的调研分析,发现了各时期建筑的藏式纹样根据建筑功能、应用部位,使用情况有所不同;北京的藏式纹样与传统藏区相比,形式、寓意、技艺都发生了演变。提取设计符号,从“形、情、境”3个层面着手,通过类比、借喻和同构、重构的手法与景观设计相融合,以期为当今藏式建筑景观设计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藏式纹样;北京;建筑景观;符号

**中图分类号:**TU-092.8      **文献标志码:**A

北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各民族文化集结于此,成为百花齐放的会聚地。其中,藏族文化绚丽多彩、独具特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对北京藏式建筑景观中的藏族装饰纹样进行调查分析,探究藏式纹样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和发展。

## 一、北京的藏式建筑景观概况

选取元、明、清时期建立并留存至今的北京市11个藏传佛寺以及8个现代藏式风格建筑(见表1)为研究对象,进行文献查阅、实地调研和分析归纳。

## 二、北京建筑景观中的藏式纹样分析

### 1. 文化历史背景

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藏传佛教的传入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政治都产生了较大影响<sup>[1]</sup>。藏传佛寺为僧徒们提供居住和诵经的场所,人们在此接受宗教的训导、思想的教化,北京大多数藏传佛寺的修建都缘于一定的政治历史原因,是特定历史条件

的产物。

藏族文化传入大都(今北京),要追溯到藏传佛教在元朝的传播和发展。当藏传佛教传入北京以后,很多汉人也开始信奉,藏传佛教逐步与汉传佛教互相渗透、协同发展。元朝统治者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并大力尊崇藏传佛教,被任命为帝师的萨迎派领袖统管全国佛教事务总制院,居住在北京。藏传佛教快速发展得益于元朝政府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藏传佛教也因此成为联系中央政府和西藏边疆地区的重要纽带。明朝“广行诏谕,多封众建”,对藏区的统治方式继承了元朝的做法。而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比元明时期更加完善,因其作为最后的封建王朝,具有总结性的特点。

藏传佛教文化以各种形式在内地传播发展,如被译成汉语的藏密术语在寺院的传播,以及寺院建置、寺院构筑物的形式及纹样等。藏式纹样也因此逐步在北京兴起并流行。北京建筑景观中藏式纹样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纪实性与历史意义、民族性与文化意义。

表 1 选取的北京市藏传佛寺及现代藏式风格建筑

建筑景观	始建朝代	建筑类型	现代功能	寺址
妙应寺	元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庙寺观	西城区阜成门内
真觉寺	明朝	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石刻文物博物馆	海淀区白石桥东侧
法海寺	明朝	文物保护单位	以殿内壁画远播中外	石景山区模式口
永安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观园林、旅游景点	西城区北海公园内
西黄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德胜门外黄寺路
福佑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会址	东城区北长街东
普度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名家美术展(大殿)	东城区南池子大街
雍和宫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庙寺观、旅游景点	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阐福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观园林、旅游景点	西城区北海公园内
须弥灵境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观园林、旅游景点	海淀区颐和园内
宗镜大昭之庙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观园林、旅游景点	海淀区香山公园内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博物馆	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北京西藏中学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学校	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北京西藏书店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书店	北四环东路高原街
北京天堂时光书店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咖啡厅	东城区北锣鼓巷
北京西藏大厦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酒店	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中华民族园——藏族园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文化公园	朝阳区民族园路
玛吉阿米西藏餐厅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餐厅	建国门外大街
雅拉香波藏式茶艺馆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茶馆	朝阳区松榆北路

2. 种类及其应用

得益于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滋养,经过消化与融合,藏式纹样也随之向细腻与精美转变。经调研,藏式纹样多运用于北京藏式景观的阁楼、宫室殿堂、牌楼、亭、门、佛塔、

坛、台中,包括额枋、飞子、檐椽等装饰彩画及雕刻图样,门帘、香布、经幡等软配件的纹样,室内墙体、藻井、地面铺装的装饰图样,园林小品本身或其上的雕刻纹样等。藏式纹样的代表性题材及其相关应用如表 2 所示。

表 2 藏式纹样的基本题材及在北京建筑景观中的应用

类别	基本题材	表现形式	审美感受与象征意义	主要应用
几何纹	圆形 方形 三角形	基本形交错组合,或进行旋转、套叠、纽结等,产生新图形。如十字纹、卍纹、回纹、长城纹、涡旋纹等	简洁明晰、变化有致,具符号性意义,又与人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相关联相适应 <sup>[2]</sup>	建筑额枋、飞子、檐椽;门饰、窗饰
几何化植物纹	四瓣花纹 半花纹 团花	规范在菱形结构中,四花瓣高度提炼规范在三角形结构中,呈现半花形态规范在圆形结构中,花瓣层层叠压	有上下和左右严格对称的特点,营造整齐规范、重复韵律的感受,强调严谨统一	建筑额枋、飞子、檐椽;门饰、窗饰;室内藻井、铺装装饰;园林小品图样或雕刻,如转经筒、香炉、置石、神兽、幡杆石座、井口石基、栏杆上的纹样
缠卷类植物纹	卷枝纹  卷叶纹 缠枝纹	只出现草蔓或枝茎,枝蔓造型比较抽象,并且没有花果  只出现叶子无茎蔓,叶子翻卷 <sup>[3]</sup> 细分为花卉缠枝型、人物缠枝型、瑞兽缠枝型、宝物缠枝型 4 种	具有缠卷繁缛、装饰丰满的视觉效果,象征圆满完整 <sup>[3]</sup> 枝叶繁茂,象征生长 以波状形线条为基准,由枝蔓支撑花叶为点缀	
枝生类植物纹	枝生花卉  折枝花 瓶花  果实	细分为牡丹、芍药、桃花、莲花等各种菊科花卉植物 <sup>[3]</sup> 受工笔花鸟写实画派影响,自然写实 主要出现在家具上,追求花卉色彩的层次,突出染色和勾线的表示手法 常见题材有寿桃、石榴、佛手、葡萄	从唐卡或壁画上移植过来,修饰后成为独立装饰纹样 自然写实 通过纹样多样化的设计组合,打破单调乏味的效果 果肉丰满新鲜,枝叶挺拔	
动物纹	猕猴、牦牛	多为猴面、牦牛面、耕牛等	图腾文化 祖先信仰及图腾崇拜	佛塔外墙的故事雕刻;建筑额枋及墙壁上的彩画;室内装饰;园林小品图样或雕刻

续表

类别	基本题材	表现形式	审美感受与象征意义	主要应用
动物纹	狮子、大象、孔雀、金翅鸟、金鱼 ( 一对)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多突出画面整体性与灵动性,通过一定的创新手法演变成型	佛教文化:佛的唯我独尊,弃除自身污垢的力量,长寿、吉利、勇猛、正义,解脱的境地	佛塔外墙的故事雕刻;建筑额枋及墙壁上的彩画;室内装饰;园林小品图样或雕刻
	龙、凤、鹤、鹿	多注重身体形态的表现,通过一定的创新手法演变成型	汉族文化:有吉祥纳福、辟邪趋吉、美好的寓意	
文字纹	梵文、藏文字母、汉文符号等	如六字真言、丁、福、寿字纹,最具代表性的是朗久旺丹。文字缩写后由字母或符号表示,绘制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和暗示,配饰莲瓣等纹样 <sup>[4]</sup>	有美丽的装饰效果,有宗教含义	建筑额枋及墙壁上的彩画;室内装饰;园林小品图样或雕刻
人物纹	人物	以自身为中心予以突出表现。风格属于写实性的神化、美化、丑化或异化	以特有形象传达不同精神,给人训导、震慑、慰藉等	佛塔、寺庙外墙装饰;室内装饰
法器纹	金刚杵	常见的金刚杵法器是古印度的武器,多为二股或四股	体现了所向无敌、坚韧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 <sup>[5]</sup>	
器皿纹	宝伞、右旋海螺、法轮、金幢、宝瓶、盘长	独立出现,或堆成一个整体图案,如藏族“吉祥八宝”	佛陀教海的权威,达摩回荡不息的声音,佛教教义,修成正果,永生不死的灵魂,回环贯彻,一切通明	建筑额枋及墙壁上的彩画;室内装饰;园林小品图样或雕刻
佛塔纹	聚莲塔、神变塔、天降塔、尊胜塔、涅槃塔等	以立体建造形式为主,平面化的形象表现较少	原始功用为存放佛陀和大师的舍利。发展后与象征符相联系,成为解脱方式的纪念物,或成为修行圆满的替代物	园林小品
曼陀罗纹	大曼陀罗	中央绘制本尊佛、菩萨,青黄赤白黑 5 种颜色分别代表地水火风空	意为聚集、坛城、圆满等。曼陀罗图纹或方或圆、方圆相间的形态,给人以构图严密、层次分明、物象繁复、内涵丰富的印象。包含洞察幽明、变换无尽、超然省悟的精神	空间构成、建筑布局;室内藻井、地面铺装纹样
	三昧曼陀罗 法曼陀罗	不直接绘出本尊佛、菩萨,以物代人,画法器、手印 <sup>[6]</sup> 主尊与法器皆不绘,以种子指代诸尊,只写出代表诸尊的首个梵文字母		
自然星象纹	须弥山、太阳、月亮、云、波浪、火焰、水波	或单体出现或连续出现,多作为其他纹样的边角配饰,营造气氛	藏族人对自然的崇拜	佛塔上的雕刻;小品纹样雕刻

3. 调研结果分析

(1)不同功能建筑景观中的藏式纹样丰富度

针对各时期的藏式建筑景观外观纹样和建筑构件、园林小品上的藏式纹样丰富度进行调查分析,可发现,各时期的藏式建筑景观使用的藏式纹样种类呈不规律变化,藏式纹样的使用情况与建筑类型及功能有较大的关系,且在古建中的使用多于现代建筑。其中,真觉寺、雍和宫、须弥灵境的藏式纹样使用丰富度最高。因为真觉寺作为北京地区石刻专题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石刻艺术品,而且金

刚宝座塔保护较完好;雍和宫作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寺,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烧香祈福的主要去所,因其较大的体量和较高的政治地位,藏式纹样的种类及应用较为丰富;须弥灵境的藏式建筑群也很庞大,园林构筑物也相对较多,室内装潢较丰富。而中华民族园——藏族园的藏式纹样应用较多,是因为其基本仿制西藏的建筑原貌。

(2)不同类型藏式纹样的应用部位

通过调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藏式纹样的使用位置有所差别,由表 3 可见:几何纹如卍纹、点纹经常出现在建筑檐椽或飞子上;

动物纹因形态较复杂常出现在石基雕刻、室内装饰中;文字纹如六字真言常常出现在建筑额枋、园林小品(如转经筒)、室内天花板、藻井、地面铺装等部位;藏式曼陀罗纹样常常用在院落的空间布局、建筑结构上,在室内的藻井或天花板也多有使用;佛塔纹则多以立

面的形式作为园林小品出现;植物纹、器皿纹、自然星象纹因其较自由的外形,应用部位较广泛。除此以外,石基雕刻、园林小品、室内装饰运用的藏式纹样类型很多,题材多种多样,包容性较强。

表 3 不同类型藏式纹样的应用部位分析

纹样类型	檐椽	额枋	飞子	门窗	外墙	院落空间	建筑结构	石基雕刻	园林小品	室内装饰
几何纹	√		√							
植物纹	√	√	√	√	√			√	√	√
动物纹		√						√	√	√
文字纹	√	√	√					√	√	√
人物纹					√			√	√	√
法器纹		√			√			√	√	√
器皿纹		√		√	√			√	√	√
曼陀罗纹						√	√			√
佛塔纹									√	
自然星象纹	√	√		√	√			√	√	√

(3) 不同题材藏式纹样的使用频率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不同题材藏式纹样的使用频率从大到小依次为植物纹,器皿纹,自然星象纹,动物纹,文字纹,法器纹,人物纹,几何纹,曼陀罗纹,佛塔纹。筛选出

现频次较高的 37 个题材纹样,对其使用频次做具体分析。如图 1 所示,纵坐标为纹样在 19 个建筑景观中的使用频次,不难发现不同题材的藏式纹样使用频次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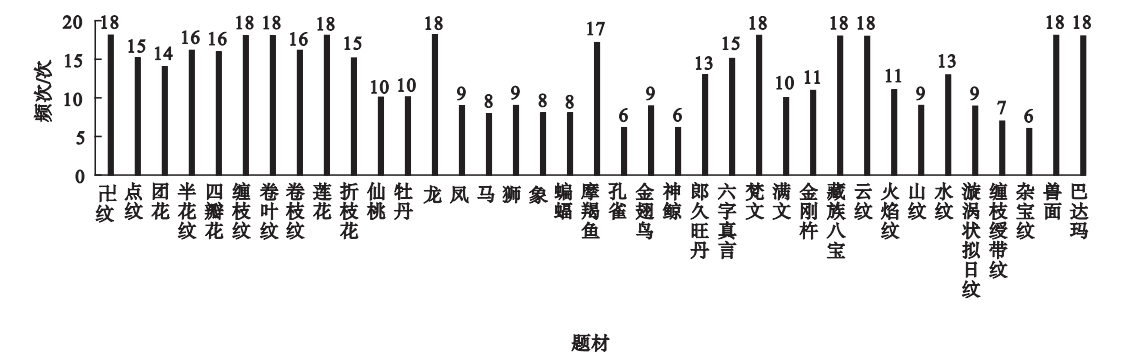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题材藏式纹样的使用频率

使用频次最多的依次为卍纹、缠枝纹、卷叶纹、莲花纹、龙纹、藏族八宝、云纹、摩羯鱼、梵文、兽面、巴达玛,团花纹、半花纹、四瓣花纹、卷枝纹、折枝花纹次之,而孔雀、象、马、狮等动物纹,牡丹、仙桃等果实纹的应用频次相对较低,究其原因,是因为牡丹、仙桃等多为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所以在藏传佛寺这样的宗教性质建筑中出现较少。由此可以得出在

现代设计中最常用的藏式纹样。

三、北京建筑景观中的藏式纹样与藏区传统纹样的比较

西藏传统纹样在和内地文化相碰撞以后,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用于建筑景观的纹样,加之以材料、色彩、工艺的特殊性处理,成为具有北京特色的装饰图案。



### 1. 形式演变

多文化交融使纹样形式发生了变化,如最早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的莲纹和北京地区广为流传的莲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造型特点各异。前者是以印度莲花和希腊水草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莲花瓣数较多,并且花瓣较为窄长,直观地表现出佛教尊崇的静穆端庄。

而北京明清时期藏式建筑的莲纹除部分有以上特点外,有的莲纹瓣数较少,并且透露出规整大气之美。这种造型在美学意义上是宗教性与世俗性的结合<sup>[7]</sup>。此外,北京藏式建筑中的莲纹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见图 2),体现了藏族及汉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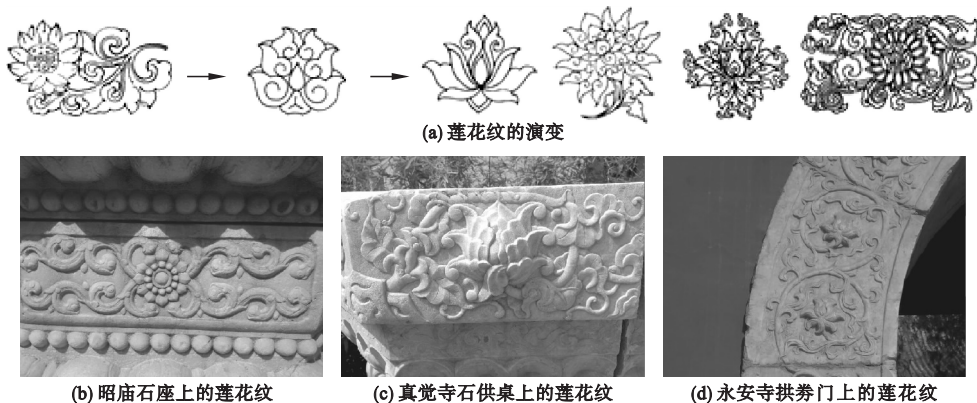


图 2 莲花纹

再如藏族的卷草纹造型保留了形象单纯、简练的特点,具有一定秩序感,体现出佛教教义趋于理性的形式特点。而传入北京的藏传佛教文化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环境,作为佛教纹饰中重要的一种,卷草纹在原本简练的基础上将汉族的祥云纹等融入己身,动感增强,与中国古代的传统审美情趣基本一致。造型样式越发丰富多样,并尝试将简

单的纹饰进行组合,衍生出复杂多变的纹理样式(见图 3(a)),已是我国经典的传统图形样式之一,在明清时期北京藏式建筑中也较为常见。如图 3(b)所示,真觉寺内石基上的雕刻纹样,卷枝纹主体中出现了西蕃莲、莲花和四瓣花,中间的莲花上放着宝物,图案左侧还加入了云纹,传递着藏式纹样的古韵和美好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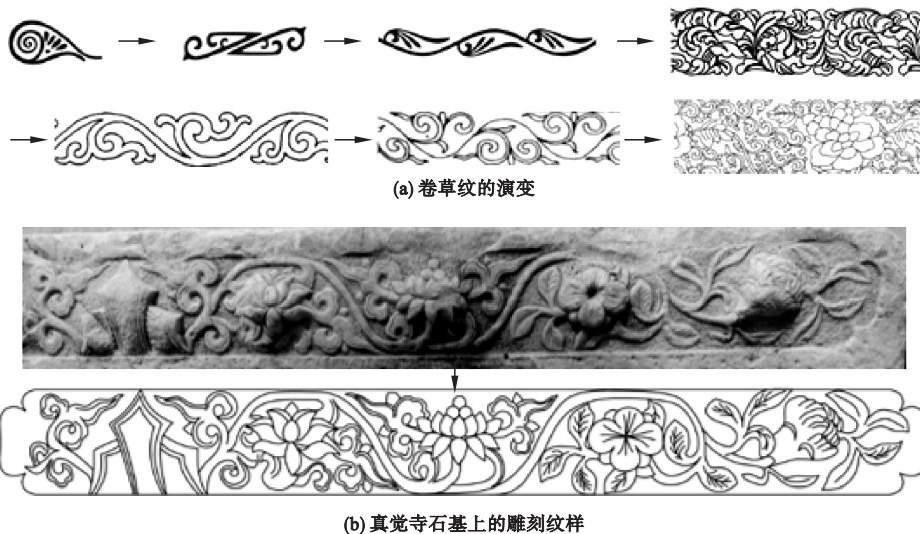


图 3 卷草纹

## 2. 寓意演变

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即使是同样的纹样表露的内涵也往往会千差万别,这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封建王朝都将北京作为国都,其政治地位不言而喻,北京的纹样符号在衍变的过程中剔除了藏式纹样传统的象征寓意,使其拥有了更多天赋神权的味道,彰显王权统治的威严。

例如,藏传佛教中的莲花纹样体现了生与死、往生与轮回的佛学思想。北京的传统莲纹多以莲花装饰来直观地表达生死轮回的宗教意义,多用于束腰转角处的处理(见图4)。近现代建筑中,例如当下广泛使用的“缠枝莲纹”建筑装饰纹样,枝叶以环带形式缠绕,陪衬着分布于中心的莲花,这种纹样一般称为“并蒂(莲)同心”,表达着民间对生殖的崇拜,以及盼望祥和美好的心愿<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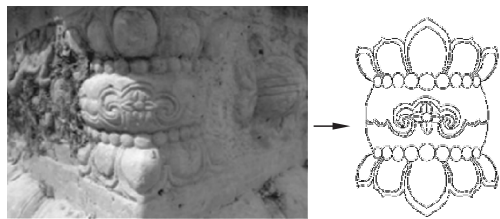


图4 真觉寺束腰转角处的莲花纹

再如藏族卍纹原先有着浓郁的宗教气息,渐渐衍生出期盼富贵安康、祛灾避祸等追求吉祥的意义<sup>[8]</sup>,且审美意义突出。

又如龙纹的寓意演变,藏传佛教中的龙是神灵的坐骑和守护神<sup>[9]</sup>,存在一种“神灵作用”。北京藏式建筑中的龙纹常出现在建筑梁枋彩画、石碑底座上的雕刻等,其中“双龙戏珠纹”最为普遍(见图5),皇家寺院中龙纹是权威和尊贵地位的象征,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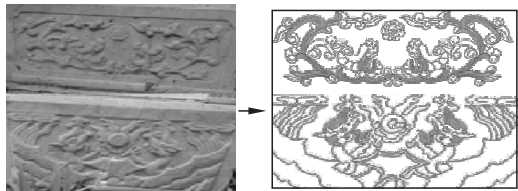


图5 真觉寺石碑底座上的双龙纹

## 3. 技艺演变

北京作为五朝古都,拥有大量手艺高超的工匠,雕刻工艺一直处于上乘水平,高生产力条件下汉族工艺会更精细更复杂。尤其明清以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科学进步、技术推广,纹样也愈加精美与精细。最为典型的为明代北京的法海寺壁画,绘画艺术之精湛,制作工艺之高超,时代特色之鲜明,线条精细、工整,色彩鲜艳,堪称一绝。再如西黄寺中的清净化城塔是我国现存古塔中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极高超的精品,塔台前面和后面放置的仿木结构的石牌坊、台阶两侧放置的石雕辟邪以及佛教题材的浮雕纹样,都是使用汉民族雕刻艺术手法表现藏民族特点。印、藏、汉三位一体,融会贯通,使清净化城塔具有独特的风韵<sup>[10]</sup>。

## 四、藏式纹样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方法

园林景观包括新修建的寺庙园林和现代藏式风格主题的建筑景观,以下统称“藏式园林”。寺庙园林应多注意藏族纹样在建筑院落或建筑本身空间格局中的运用,藏式风格的主题建筑景观则应注重细节的把握,注重整体意境的创造。无论是古建景观还是现代景观,给人的情趣感受主要是传达民族意蕴,因此,其间多是可以融合发展的。

### 1. 纹样形式美与色彩美的应用

藏式纹样的造型与现代艺术图案存在相对大的差异,它隐含着藏族独特的民族性及文化艺术性。藏族纹样作品体现出其特有的“形式美法则”:对称与平衡、比例与权衡、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动感与静感,如图6所示,都统一于亦繁亦简的美的法则之中,给人以独特的视觉感受与精神冲击。园林艺术可以吸收这种造型艺术,并在原来图案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和创新。将现代与传统的审美观进行融合并加以提炼,使其不但保留传统纹样的意蕴美,而且富有艺术的时代性。例如,现代藏式建筑中,北京西藏大厦的外墙引入了藏族的传统纹样,通过色彩、肌理、图案的变换,产生了一种传统和现代、藏文化和汉

文化鲜明对比的效果,体现了形式美法则,使人感受到藏族的异域风情。



图6 藏式纹饰形式美样例

## 2. 类比与借喻的应用

园林渗透着造园家的“情”思,“韵”是我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鉴赏标准,画作中将“气韵生动”作为品画的关键。同样,园林也讲究“韵”,要透过具体的景观形象去发现其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即文韵。藏族纹样具有文化情感,它与园林景观融合后形成文化景观。藏式纹样的传统性、地域性和园林景观的现代性,对立的只是地域与观念,而和谐的却是历史文化及情感的延续。

藏式园林传递宗教的气韵,常通过“借景抒情”的手法。历代文人常赋予植物以性格和情感,如须弥灵境入口牌坊院落中的白皮松,昭庙琉璃牌坊周边的多株油松,雍和宫雍和门院内列植的国槐古树,尽显高风亮节与森严气派。

除植物外,景观设计通过运用现代的创新手法,将具有代表性的藏式纹样(吉祥八宝、八瑞物、七政宝、六长寿、五妙欲、和谐四瑞、植物花卉)直接应用到设计当中,更能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如西黄寺入口墙上的八瑞相图,颐和园须弥灵境四色塔上的佛教法器,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清净化城塔上佛教故事的呈现,妙应寺白塔基座上的“二鹿听经”,藏传佛寺檐椽间的梵文,以及大殿内藻井、天花板的纹样,幡杆石座的纹样等,如图7所示,都是以符号化的象征手法将藏式纹样装饰在建筑景观上的艺术处理。同样的,小品承载着大量文化思想内涵、传统工艺技艺、文化历史等信息,在牌楼、碑褐、置石、香炉、神兽的形态中雕刻繁冗的纹样,给庄严肃穆的藏式园林氛围注入了些许活泼灵动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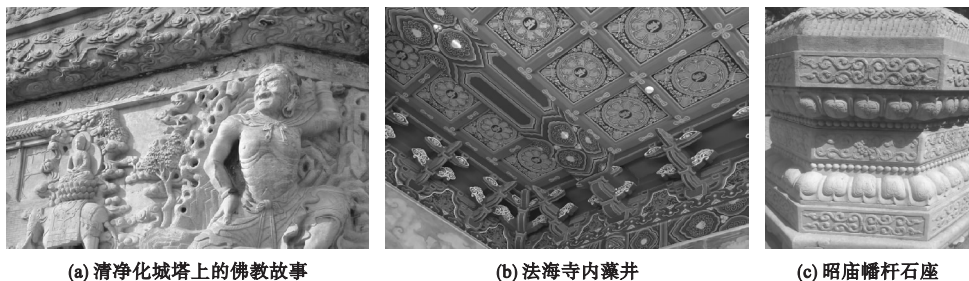


图7 古建中民族情感的体现

现代藏式园林中一些硬质铺装、景窗景墙、建筑纹饰、门帘布品以及园林雕塑的设计等是对西藏纹样艺术的拓展与延续,如“玛吉阿米”西藏风情餐厅的彩色经幡,潘家园“雅拉香波”藏式茶艺馆大门的缠枝莲花装饰,北京西藏中学围墙上的“藏八宝”图案等,如图8所示,体现了民族情感与现代文化气息的融合,传递着引人注目的“有亲近感”的异域风情。这些纹饰利用图形结构的虚实对比,给人以借景类比的感觉,也使得装饰性

与功能性得到了良好的统一。将典型藏式纹样运用到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当中,赋予了园林设计作品新的艺术形式及内涵。

## 3. 同构与重构的运用

“同构”表示抽象化纹样与园林景观之间的同构,也可表示现代创造的精神意蕴与原始先民的精神意蕴之间的同构,有利于纹样符号的精神传达。对人们的生活理想、人文精神进行加工提炼,以抽象符号化的方式(见图9),通过各种景观意象,并结合知觉、视觉等多种感



官,深入到纹样的精神领域,摆脱表面物质的影响,营造景观想要传递的精神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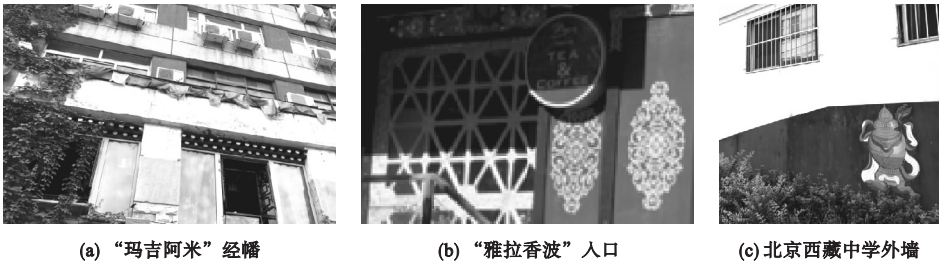


图 8 现代建筑中民族情感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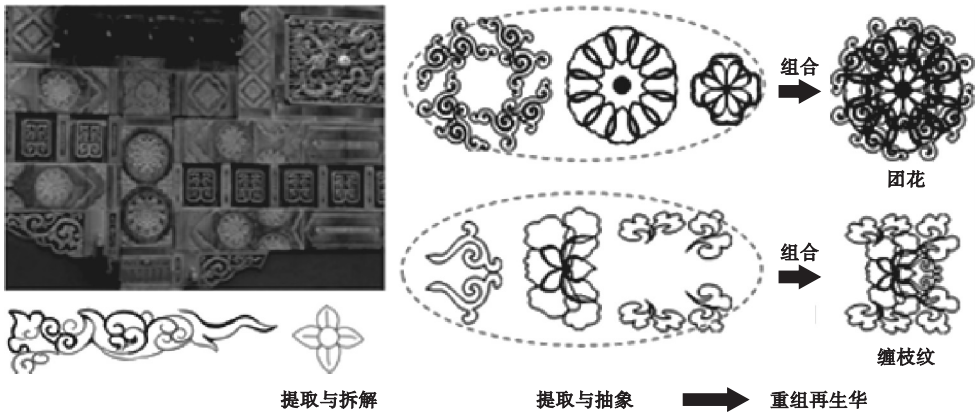


图 9 昭庙琉璃牌坊中纹样的提取

藏式园林具有朴实自然的情趣,由于民族元素的鲜明性,为使其与整体景观相协调,可以抽象提取纹样自身的核心元素,用以打散和重构新的图形。针对不同需求来搭配和组合恰当的纹样符号,使之兼收并蓄、恰到好处地传递纹样的美好寓意,在尊重原始地貌特征与景观特点的前提下,合理规划与设计,从而适宜地表现园林景观的个性。如图 10 所示,在建造现代藏式景观时,可以适当运用钢结构,使钢结构构件和木结构一起显露出来,采用现代喷漆的方法,涂上红色或黑色,色彩和主题与传统保持一致,并与灰瓦白墙相互映衬。除此之外,玻璃由于其透明特质,不会破坏有着鲜明特征的藏式建筑的基本形象,所以,在民族气息较重的建筑设计中容易取得理想的效果。再通过传统藏式装饰手法及材料的补充,使整个院落更为活泼,与整体环境更为协调,同时,在使用功能和装饰格调

上也更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



图 10 藏式建筑景观效果图

4. 典型藏式符号的提取

对典型的藏式纹样进行符号提取,能够为现代建筑设计中藏式纹样的应用提供素材,对藏式纹样的传承与发展起促进作用。藏式纹样具有饱满完整、韵律感强的特点,图案繁复却有秩序。如常见的植物纹(见图 11),抽象的植物沿着周围重复式扩展,每一透孔间的大小和距离严谨,图案和谐对称,整体优美,使人能够在变化中寻求统一。对常见的卷叶纹、缠枝纹的形态进行分



解与提炼,使其图式化、几何化,从植物的自然形态升华为多种多样的抽象化形式,可适用于藏式园林景观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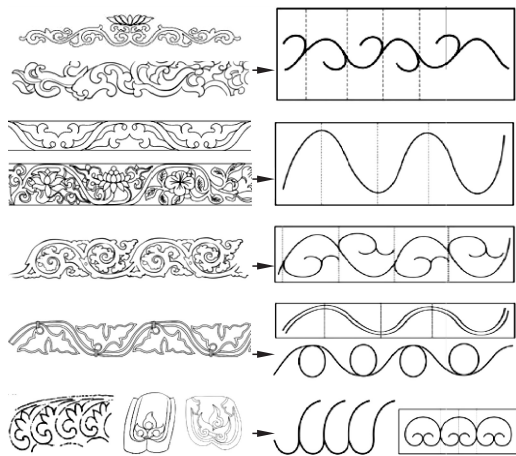


图11 符号提取示例

## 五、结 语

藏式纹样是藏族传统艺术中意义深刻而古老的一部分,藏式纹样表现的情感和意境,与景观融会贯通。将藏式纹样融入现代建筑景观,不仅可以延续藏族文化的意蕴,突显鲜明的民族特征,而且能够与时代潮流相适应。在景观营造中要充分把握藏式纹样的形式美、造景方法、情感表达与意境内涵,使其与现代景观有机融合。

## 参考文献:

- [1] 魏强. 藏传佛教初传北京及其历史影响[J]. 中国藏学, 2012(2): 173 - 175.
- [2] 钱敏. 藏族佩饰艺术形态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8.
- [3] 格桑多吉. 藏式传统装饰艺术中植物纹样的流变及其类型研究[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165 - 172.
- [4] 李欣华. 藏民族装饰图案艺术[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62 - 73.
- [5] 王冬冬. 浅析唐代敦煌金刚力士像[J]. 文艺生活(文艺理论), 2014(11): 144.
- [6] 郑权泽. 西藏拉萨地区宗教建筑装饰与色彩及其应用[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3.
- [7] 韩君. 佛教纹饰与中国传统图形的融合性衍变[J]. 包装工程, 2011(16): 123 - 126.
- [8] 袁芳, 赵迈. 苏州园林建筑挂落纹样的装饰语言[J]. 艺海, 2010(7): 95 - 96.
- [9] 吕春祥. 藏传佛教艺术中龙纹的形式及分类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11(1): 52 - 58.
- [10] 殷汉初. 西黄寺清净化城塔[J]. 古建园林技术, 1995(1): 29 - 30.

# Tibetan Patterns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Landscape in Beijing

MENG Xiangbin, ZHU Xiaowei

(Department of Ornamental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and modern Tibetan architecture in Beijing, this paper discovers the Tibetan patterns of buildings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 par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ibetan areas, the patterns, meanings and techniques of Tibetan patterns in Beijing have been evolved. Design symbols are extract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hape, scene and environment. The design of the Tibetan style can be integrated with the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by analogy, metaphor, isomorphism, reconstruction and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hop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modern Tibeta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Key words:** Tibetan pattern; Beijing; building landscape; symbol